

都市生活

壹

超级教师
CHAO JI JIAO SHI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张君宝
著

纨绔奇才当教师，
我的口号是：凡是叛徒，统统都应该下地狱，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成才！
因为我是中海有史以来的超级教师。



珠海出版社

张君宝

超级教师

CHAOJIAOSHI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级教师. 1/张君宝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453-0185-4

I. 超…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1097 号

超级教师 (I)

责任编辑: 冯建华

装帧设计: 荆棘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 0756-2639337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60 字数: 16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版

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185-4

定 价: 200.00 元 (全 8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一章	老大	1
第二章	强收保护费	6
第三章	再见	11
第四章	训导主任	15
第五章	面试	19
第六章	妙龄邻女	24
第七章	威震朱雀街	29
第八章	横扫	33
第九章	流氓? 英雄?	37
第十章	见义勇为	42
第十一章	老师	47
第十二章	蒙混过关	51
第十三章	社会新青年	55
第十四章	进舞厅的教师	59
第十五章	死亡班级	63
第十六章	每周一星	67
第十七章	朽木不可雕	71
第十八章	聚会	75
第十九章	开课有喜	79
第二十章	劣生? 乖生?	83
第二十一章	中了圈套	86
第二十二章	社会淘汰郎	90
第二十三章	怒劈保时捷	94
第二十四章	为人师表	97
第二十五章	情圣? 真? 假?	100
第二十六章	漂亮姐姐	104
第二十七章	威胁	108
第二十八章	极品女教师	112
第二十九章	智诨美女	116
第三十章	暗恋的滋味	120
第三十一章	MSN 游戏	123
第三十二章	勒索	126
第三十三章	演戏不错	129
第三十四章	遭遇暗算	133
第三十五章	今夜有戏	137
第三十六章	好玩进行时	141
第三十七章	班级足球赛	144





第三十八章	看球？偷窥？	147
第三十九章	赌球	150
第四十章	风云突变	153
第四十一章	踢球？拼杀？	156
第四十二章	杀人要有后手	160
第四十三章	挨宰的晚餐	164
第四十四章	内幕	167
第四十五章	紫色的？	170
第四十六章	保护费	173
第四十七章	抢劫	176
第四十八章	英雄	180
第四十九章	帮校长偷情报	184
第五十章	演唱会	187
第五十一章	粉丝的力量是无穷的？	190
第五十二章	后台的秘密	193
第五十三章	仇人相见	196
第五十四章	主题曲	199
第五十五章	暧昧的对唱	202
第五十六章	疯狂粉丝烧	205
第五十七章	偶像是个屁	208
第五十八章	你考试我作弊	211
第五十九章	作弊高招	214
第六十章	野餐	217
第六十一章	情圣出马	220
第六十二章	碧波湖	223
第六十三章	深藏也要露	227
第六十四章	开始亮招	230
第六十五章	发飙第一招，牌技通杀术	233
第六十六章	尔虞我诈，鱼中捣鬼	236
第六十七章	无边	239
第六十八章	发飙第二招，湖底大战湖	242
第六十九章	有情老师	245
第七十章	痒痒粉	248
第七十一章	篝火晚会	251
第七十二章	可怕的鬼故事	254
第七十三章	装神弄鬼	257
第七十四章	暴雨来袭	260
第七十五章	贝晓丹失踪	263
第七十六章	亲密接触	266
第七十七章	当教师不如打鱼捞虾	270
第七十八章	偷车贼来自首	274
第七十九章	曝光	278
第八十章	拉风的摩托车	281
第八十一章	管教的真谛	284
第八十二章	小树林的幽会	288
第八十三章	教师的下场	291
第八十四章	黑超联赛	295
第八十五章	兵哥	299
第八十六章	魔鬼训练	303
第八十七章	球盲教练	307
第八十八章	爆发的威力	310
第八十九章	什么是黑帮？	313



第一章 老大

又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廖学兵撑着眩晕欲裂的脑袋爬起床。抖开凌乱而且沾满酒渍的床单，他暗自苦笑一声，抽空看看闹钟，已经早上九点钟了，急忙洗脸漱口整理衣服，时间不等人，昨夜贪杯过度，一时昏睡过头，误了上班时间。

他朝嘴里塞了个隔夜的包子，这时电话叮铃铃响了，当下不敢怠慢，接起用温柔和善的声音说：“是钱主任吗？我是小廖。”

“哦，营销部实习人员廖学兵，我有个公司的重要决议要传达给你，你听好了。”电话那头的话平静而冰冷。那人是廖学兵实习公司的顶头上司，平时有什么命令也是由她直接转达。

“好的，我听着。”廖学兵吐出隔夜包子的残渣，轻轻吸了口气，按捺下心里突然窜起的揣测：“才实习了三天，莫非就要升职转正？我觉得自己做得没想象中那么好……”

“嗯。”钱主任仍是不温不火、不急不躁，颇有领导风范，“鉴于你实习三天迟到三天，上班时间睡觉，顶撞上级领导的恶劣表现，公司决定立即终止你的实习合同，你从现在开始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什么？喂，喂，我迟到是有原因的！前天我曾祖奶奶去世，我得去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昨天我乘坐的公交车出了车祸，耽误了时间；今天早上，呃，今天早上我因为吞食包子过急，引发短暂性缺氧昏迷，刚刚苏醒。至于上班时间睡觉，那是因为我每天都跑业务到凌晨一两点钟！顶撞上司？你怎能曲解我的意思，我那是跟上司提出建议，双方引起善意的争辩罢了！”廖学兵急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却莫名其



妙被解雇，仓促间想到一切可以找到的借口。

电话那边好像听到什么笑话，轻轻笑了一声：“廖学兵，这不是理由。”

“喂！你这个老女人，跟你都解释不清楚，你一定是内分泌失调了吧？那我这三天的工资怎么算？”

“因为你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所以公司一分钱工资都不会支付给你。后会有期。”“后……”廖学兵听着耳边传来的电话忙音，骂道：“婊子！下次再见之日，就是你被轮奸分尸之时！”

这份工作对他而言，实在太重要了，偏偏还未得到就失去，令人沮丧无比。

又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看看破旧的黑白显示屏，按下接听键，淡淡地说：“小白，如果没什么大事的话，你就别想在这条街混了。”这话虽然平静，却透出盛气凌人的冷酷。

“老……老大，昨晚你走后，浅水街光头党的人借机生事，砍伤了我们好几名兄弟……”

“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再来烦我，我对打打杀杀的没兴趣。”廖学兵啪地挂了电话，揉揉发昏的太阳穴，找了一张报纸在招聘广告版面上一排排搜索。“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份工作。”

今年二十八岁的廖学兵大学毕业后一直游手好闲，是中海市黑社会某帮派的小头目，六年来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他的内心纤细敏感，因为对现状的不满，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长期的失眠与焦虑令他患上了轻微的分裂性人格。

他认为自己只有找到一份稳定长久的工作，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才能让内心得到满足和宁静。只可惜整整两个月了，积习难改，生活作息毫无规律，上班不是迟到就是睡觉，还受不了气，从最初的柜台营业员到最后的业务营销员，换了七八个工作，没一个能够超过一星期。越是这样，反而越激发了他的争强好胜之心，誓要找到一份充实又有乐趣的工作，非干上十年二十年不可。

《中海早报》稍微符合自身条件的工作职位都用红线醒目地勾出来。廖学兵打起精神，先看第一个：建筑工地急招工人，要求身强力壮，吃苦耐劳，包吃包住，月薪 900 元……这个……他摸摸自己不是很粗壮的胳膊，叹口气，把目光移到第二行：丽晶大酒店二十三楼厨房急需



洗菜工二名，洗碗工二名，待遇从优，有意者请拨打咨询电话38384388。

这个嘛，我好歹也是知识分子，应该出现在最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岗位上，不太适合。顺手划了个大叉叉，接着往下看，新宁城区电力公司招聘会计一名——当初学的不是会计专业，不用说直接淘汰掉了。

找工作如同找老婆，经常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太高级的职位难以应聘得上，粗重的抛头露面的低工资的活计又不情愿屈就，把整个版面浏览完毕，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困顿异常，回床上睡起回笼觉来，只是心情烦躁难以入睡，在床上翻来翻去，脑中胡思乱想。一直赖到晚上，真正睡着的时间不足三个小时，直到腰骨酥软难受，才肯起身，心想：“不如先和兄弟们去收收保护费，省得下个月生活难过。”

晚上八点半钟，朱雀大街灯火辉煌，行人车辆穿梭如织，中段一百二十七号麻雀大厦的夜莺酒吧刚刚开始营业。地下停车场陆续停了不少车辆，从夏利到奔驰，什么档次都有。负责泊车的服务生小弟刚刚鞠躬送走一名趾高气扬的大胖子，又来了一辆宝马，车主潇洒地跳下车，把钥匙抛给他：“小子，帮大爷找个好的车位，别刮花了。来，打赏你10块钱。”

泊车小弟接过钱，谄媚地笑着：“多谢大爷。”暗想：“有钱是大爷，没钱是孙子。”就在这时，身边哧溜一声，滑进一辆车。那是一辆市面上价格最便宜的电动车，漆皮碰得七零八落，挡水盖边缘生满铁锈，卖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车上坐着一个面色阴沉的男子，满下巴都是胡楂，头发凌乱不堪，衣服式样老旧，乍一看去，赫然是个中年落魄、久困风尘的大叔，与先前那位服装光鲜的胖子形成鲜明对比。泊车小弟心想：“又一个事业生活失意的人来买醉了。”见那男子的车子占了好大块位置，说：“先生，这里是机动车车位，请你把电单车放到对面的单车车位去。”

这男子正是廖学兵，他放好电瓶单车，笑道：“不碍事，我找你们老板商量一些事情，一会就出来了。”泊车小弟见他不肯合作，便想动手把电单车推开，突然看到他腰间胀鼓鼓的，显示出一个刀柄状的轮廓，不禁吓了一跳，连忙改口道：“就停在这里吧，那你快点出来，别妨碍了别的顾客停车。”

第



大





廖学兵走进夜莺酒吧，推开厚重的橡木大门，俄罗斯歌手 Vitas 高亢，犹如十七世纪阉伶的魅惑高音扑面而来。昏暗交错的灯光扫来扫去，落魄的酒客、烂醉如泥的中年男人、寻欢的男女在四处落座，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心灵慰藉。

他走到吧台前，敲敲桌子，坚硬耐磨的红山榉木台面发出噔噔的响声。调酒师正在奋力摇晃不锈钢酒壶，以期使里面的液体混合得更均匀，扭头看他一眼，顿时露出不自然的神色：“廖老大，是您……”

“给我来一杯马蒂尼。”

“廖老大，要不要试试我新学的鸡尾酒配方，蓝色火焰，口感独特火爆，包您满意。”“不用了，顺便帮我把老板叫过来。”廖学兵接过酒杯，浅浅尝了一口，皱着眉头说：“这杯马蒂尼不是原装货吧？”

“说哪里话呢！绝对正宗！你不会喝就别乱发表意见！”身后一个男人冷冷接过话头。这是个高大精瘦的秃顶男人，衬衫西裤穿得异常齐整。

“哈，原来是段老板到了，一个月没见面，你倒是越来越精神了，不会是有了女人的滋润吧？”廖学兵笑道。

那男人是夜莺酒吧老板，听了他的话，只重重哼了一声。

廖学兵又说：“段老板，我们闲话少说，这个月的费用该结一结了吧？”

段老板一巴掌拍在吧台上，怒道：“你还有脸来要钱？你这个流氓痞子无赖，大骗子，我当初怎么就相信了你的话呢？快走，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附近几位客人听到吵闹，诧异地转头望了一眼，只见两个大男人正在虎视眈眈地对视，这种酒吧的争执场面几乎每天都有上演，毫不感到奇怪，低头自顾自地喝起酒来。

廖学兵赔着笑脸道：“段老板，有话好好说，别气坏了身子。我们当初可是有过协议的，每个月两千块，我保你酒吧夜夜平安不出任何问题。试想你上哪找我这么便宜又可靠的保安？”

“哼！”段老板一张瘦脸越来越黑，“便宜没好货，我姓段的活了这么大岁数才扎扎实实明白这个道理。这段时间每天都有小混混来闹事，打你电话你居然连接都不接，哼，看来你也只配吓唬我这种老实人，真正出了问题，你自己倒把卵蛋缩进肚子里去了！”

廖学兵站起身来：“你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是我人品不好。这几



天在公司上班,那老女人有点变态,我不敢乱接电话。我马上替你排忧解难,是哪个小混混,指给我看。”

段老板这才颜色稍霁,凑上前来,偷偷一指临近厕所角落的桌子:“就是那几个小混蛋,有约莫三天晚上,每次吃喝不给钱,打伤了我几个工人,还故意闯进女厕所搅事,弄得我这里女客越来越少。别的客人若多看他们几眼,就是非打即骂,非常嚣张。他们现在有三个人在,兵哥,您要不要多叫些你那帮兄弟来撑个场面?”



第二章 强收保护费

段老板本来是个国营企业部门经理，受经济改革大潮诱惑，辞职后开了这间酒吧，才发现事实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不单说税务、卫生、文化等部门的盘查，就是每日里醉汉闹事、小混混无理取闹、客人欠账跑单，足够他头痛无比了。

后来听从朋友意见，想找个有点“背景”的人来镇镇场子，正巧那天廖学兵来收保护费，两人一拍即合，谈妥了要求立即点数。老廖自己也惊奇得很，往常收保护费，业主们总是百般抗拒，甚至直接报警，哪有如此爽快的？这段老板既无经验，人也天真，听他吹得天花乱坠，似乎天塌下来只有他一人扛得住，便真的相信了。廖学兵开始一两个月来得勤快，带着四五个兄弟，颇制止了不少顾客故意赖账的行为，只是他们免费喝的酒水，比赖账的单子还要多。到第三个月，廖学兵找了新工作，爱来不来，正巧是九月份的炎热天气，客人们脾气一个比一个火爆，还遇上了小混混找碴，段老板寻他不着，忙得焦头烂额。

“放心吧，段老板，我怀疑他们是你的商业竞争对手派来故意寻衅滋事的。”

正说着，只见那桌上的年轻人摔开一个啤酒瓶，指着一名男人骂道：“走路不长眼睛，踩着我的脚了！你要不拿出五百块来，别想活着走出这个大门！”

那男人有些慌张，却不愿在众目睽睽下失了面子，大声说了什么，廖学兵与他们相隔甚远，听不清楚。三个年轻人纷纷站起来，为首的扬手就给了那男人一记十分响亮的耳光，周围看热闹的人都觉得难受，



好像这耳光是扇在自己脸庞一般。

几个年轻人最大的二十余岁,最小的不过十五六岁,稚气未脱,嘴角刚刚冒出青青的胡须,然而头染金发,耳朵穿孔,手臂刺青,一看就是街头最常见的地痞流氓。

这种年轻人嚣张跋扈,格外在乎别人眼光,急于表现自己,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因为身为未成年人,触犯法律却不用承担太重的处罚,因此受到某些“有心人”的喜爱。

廖学兵说:“段老板,我看你的酒吧定位不太合适,装修既不新潮也不复古,太过平庸,没有任何卖点,就连播放的音乐,也和气氛格格不入。不妨仿照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格重新装饰一番,招几个音乐学院的学生弄几具大提琴拉几首小夜曲,你看怎么样?”

“哎哟!你还有心研究这个,快去制止那几个人的行为!”段老板恨不得把冰桶里的冰块全淋到他头上。再这样下去,客人都快被吓跑了,哪还有生意上门,哪还有保护费给你老廖开销?

廖学兵心里说:“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个谚语实在妙。”拎起一瓶没开过的啤酒朝吵闹的中心走去。段老板在身后叫道:“喂,啤酒瓶不够保险啊!换根铁棒吧?我叫人去厨房拿给你。”

那男人又挨了两个耳光,脸颊通红,不知是醉是愤还是痛,三个年轻人把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人手里还提着小刀,他不敢自讨没趣。一个有家庭有事业的中年人,在单位里人缘说不上好却也不差,偶尔也会争强好胜与同事抢着买单,从来不会做失了面子的事,如今却在一间小酒吧里遭受几个小青年的肆意侮辱,只怕心中的痛楚更胜挨打的十倍。

为首的年轻人喝道:“你到底给不给钱?信不信我让你爬着回去?”男人巴不得飞身离开这个伤心地,满心惊惧之下连忙说:“给给给,我马上给!”话音刚落,只听到嘭的一声闷响,玻璃碴和啤酒泡沫在年轻人额头上飞溅,淋了自己一头一脸。正是廖学兵及时出手。这瓶啤酒没开过封,是某厂家“冰爽”系列产品,瓶子做成略有圆润的冰凌形状,比普通类型更坚固大号,盛满酒后重量足有一公斤以上,寻常人就是用来砸击木板也不一定砸得坏。廖学兵奋力出手,年轻人的脑门承受不住骤然而来的重击,直挺挺倒在地上,晕了过去。这只是一转瞬的时间,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他紧握破成一半只剩尖锐棱角的瓶身,扎进

第
二



保
护
费



另一个年轻人的小肚子。鲜血喷涌而出，混合着未流干净的啤酒液体，在瓶口处流淌。那小混混顿时手足发软，两眼尽是金星，捂着肚子缓缓坐倒。

第三名小混混挥刀上前，正要往老廖后腰捅去，惹起众人一阵惊叫，不料先行一脚踏在湿漉漉的地面，打了个趔趄，廖学兵回过身来，眼疾手快，抬脚蹬掉他手中刀子。这种斗殴非常讲究临场经验，稍有不慎便会演变成非死即伤。所幸他碰到的是三个初出茅庐自以为是的家伙，轻松自如地操控了局面。

“你……你是谁？”被踢掉小刀的混混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衡量当前情况，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迅速消失得干干净净。

“啪！”中年男人抡圆胳膊一巴掌狠狠抽在他脸上，“我是你大爷！”这巴掌不知积了他多少怒火，恐怕连上司的责难、同事的讥笑、妻子的怨气都通通附加在上面，打得那肇事的流氓天旋地转，耳朵一阵剧烈地嗡鸣，脸颊高高肿起。

“好！”围观的人群竟然有人鼓掌叫好。这巴掌显然是打得太快人心。中年男人不禁得意起来，四下看看，流露而出的神情很狐假虎威：“看到没有，老子可不是个懦夫！”

廖学兵上前一步揪住男孩的衣领，说：“敢到我朱雀街阿兵哥罩的场子闹事，你们胆子真不小。是不是有人叫你们来的？”

男孩摇摇头，努力挤出让旁人觉得没有威胁性的谄媚笑脸，说道：“没，没人叫我们来，是我们一时糊涂……”

“是么？”廖学兵笑了。坏人一笑，事情要糟，男孩深受黑帮电影作品影响，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大声说：“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我非找人踏平这家酒吧不可。”他吃不准廖学兵的身份，口气相当强硬。

“嗨呀——”中年男人大步迈出，以田径跨栏的高度，足球守门员开远球的姿势，趁着自上而下带来的巨大惯性力量，一脚踢在他的小腿胫骨上。咔嚓一声轻响，然后那小混混抱着小腿在地上打滚，不停地哀嚎，高音部分几乎可以媲美 Vitas。

廖学兵暗自汗流浹背，心道：“这位大叔绝对邪恶，绝对有当黑手党教父的潜力。”揪着小混混头发，将他拉起，只见一张扭曲的脸蛋沾满唾沫鼻涕和眼泪，说：“你叫什么名字？”初始的剧痛过后是难言的害怕，小混混相信即使他不动手，那个大叔也会把自己揍成残废的，迟迟



疑疑地说：“黄……黄华宇。”

“你小小年纪，既不念书也不工作，成天胡作非为，就没为前途考虑过？”

“大哥，我，我有读书啊，我在，在，在郁金香高中念高二……”疼痛令黄华宇口干舌燥，又不得不回答他的问话，说话非常艰难。

“既然还在念书，为什么不回去上课，反到我的店里搞事？”

“我，我们学校正巧有几个老师辞职不干，我又不想上无聊的自习课。”

“老师辞职？缺老师？”廖学兵好像陡然看到金矿的穷光蛋：“那么说你们学校一定在招聘教师了？”

“是，是的……”

“坐下说！”廖学兵一把将他推到椅子上，他立足不稳，断裂的胫骨两头相互摩擦，又引起一声亢长的惨叫。

段老板看到大局已定，悄然现身，对中年男人大献殷勤：“先生，关于先前的事，真是万分抱歉，您今天在夜莺酒吧里完全免费，另外附赠三百元消费券，一个月内随时有效。”中年男人大显神威，感觉自己原来所丢的面子已经挣了回来，得意洋洋地说：“你是老板吧？你的酒吧真是太好了，我以后不光自己来，还会介绍朋友们一起来……”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能有您这样的顾客，何愁经济不会腾飞呢？……”

其他工作人员安慰顾客，清理弄脏的地板，把受伤的两名小混混扔到大街外面，自然不在话下。

廖学兵施然点了一根烟，“黄同学，朱雀大街的兵哥我你没听说吧？我不管你是什来头，最好马上把你们学校招聘教师的事说清楚。”

“听说学校打算招聘一名语文教师，一名美术教师和一名数学教师。”黄华宇冒着汗，尽量回忆学校最近的人事变动。

“其他的呢？没有了吗？”

“我，我想，应该没有了吧。”黄华宇畏畏缩缩。

廖学兵马上给了他一巴掌，大声道：“关于聘用的要求，比如学历、资历、身高、体重、性别通通都没有吗？”黄华宇只是个不上进的学生，对学校生活漠不关心，哪里知道得那么清楚，被打得蒙了，才说：“兵

哥,我真的不知道,学校大门贴有告示,你可以去看看,全写在上面。”

“郁金香高中……呃,快滚吧,记得明天拿五千块酒店损失的赔偿金过来,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第三章 再见

郁金香私立高中曾经因为其完善的设施、开明的制度、先进的理念而在中海市小有名气,但是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学校渐渐成名之后,各行各业的翘楚都想方设法把自家孩子塞进去,这些人良莠不齐,其中颇多官宦子弟,就连学校管理层也得罪不起,他们在校园里胡作非为,视校纪校规如无物,学校自然是每况愈下,甚至不少教师忍受不了学生的欺辱,纷纷辞职。

第二天,九月十七日,南方城市还是极为炽热的上午,廖学兵兴致勃勃地起床了。

“灵魂工程师这个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造的,太贴切了。我老廖好歹也是大学毕业的人物,应聘一所高中的教师职位,还不是手到擒来?孩子们,叔叔来教诲你们了。”他开心地想着:“挽救失足少年是我的本分,教书育人是我的职责。这份工作看起来很有趣,站在讲台上讲课,课后批改作业,仅此而已,或许我能把它干得长久。”

把下巴的胡楂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理整齐,换上整洁的服装,戴上一副黑框低度近视眼镜,看看镜中的自己,还真有点温文儒雅的气质。

他的车子电瓶残破老旧,功率速度只比真正的单车快一点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位于圆湖路的郁金香高中。大门前是块开阔地,罕有车辆,行人畅通,与最近的马路有四五百米左右距离,足以保障学生交通安全,显见当初规划的人很有眼光。开阔地两边栽种了成列的梧桐树,此时正是九月,暮夏的风稍一吹拂,便卷起几片枯叶,其



中每隔三十米安装一盏形如十八世纪油灯的路灯,形成一条别有兴致的林荫大道。

光是校外的通行道路就设计得如此迷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一定会令人觉得异常惬意。

偶尔有一两名穿着黑短裙白色水手服的女孩穿行,廖学兵情不自禁吹了声口哨,差点忘了最重要的内容,清纯可爱的女高中生才是最引人向往的。

那些留着披肩长发,或是梳着小辫子,脸上不施脂粉的少女,皮肤白里透红,脚穿白棉袜运动鞋,手拎印有卡通图案的小挎包,真是说不出的青春喜人。

“即使做不成老师,就当一名校工,我也认了。看来这一次的抉择无比正确。”老廖把车开到一名女孩身边,轻轻推了推眼镜,严肃地问:“小妹妹,这里就是郁金香高中吧?”

女孩子停下脚步,冷冷看了他一眼:“是的。”

“那你应该就是学校里的学生了吧?”

“嗯。大叔,你不觉得你的搭讪方式很落伍吗?”女孩子不再理他,扭头径自走了。“我,我才二十八岁,很老了吗?喂,现在的小屁孩也太不厚道了吧?不管怎么说,在这里工作一定会很好。”他自怜自哀了一阵,又盯着女学生扭动的弹性屁股发了一会儿呆,才走到学校门口。突然之间他内心萌动起隐藏多年的青春情怀,十三年前那个隔壁班的女孩给他送的小手绢,他曾经偷偷写过的情书,在课上给女同桌递的小纸条,当时是多么幼稚可笑,现在回忆起来却满是一种苦涩的伤感和对过往岁月的缅怀。

“我一定要当老师!”他回头看了看林荫大道:“再见了,我的黑帮生涯!”

大门是用贴满大理石的水泥柱焊上铁门而成,风格非常简约,比起其他学校的豪华大门,更为务实。大理石上刻着功底很扎实的行书:中海市郁金香中学。下面还点缀幼苗生长、鸽子飞翔的图案,生动有趣。

旁边贴了一张告示,不过已被手痒的学生撕去半边,残存部分依稀可以辨别得出是个招聘启事,下面写着:“有意者请到校长办公室面议。”

